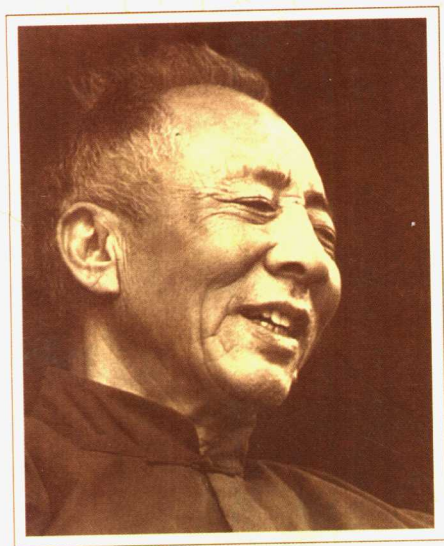


孫犁傳略



管蠡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孙犁传略

管蠡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犁传略/管蠡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6-3903-X

I. 孙… II. 管… III. 孙犁(1913~2002) — 传记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48998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6 字数 190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孙犁



一九四五年孙犁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合影。后面第二排左起第六人为孙犁



一九四六年春孙犁摄于蠡县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在天津北郊与参加《孙犁文集》编校工作的同志合影

文集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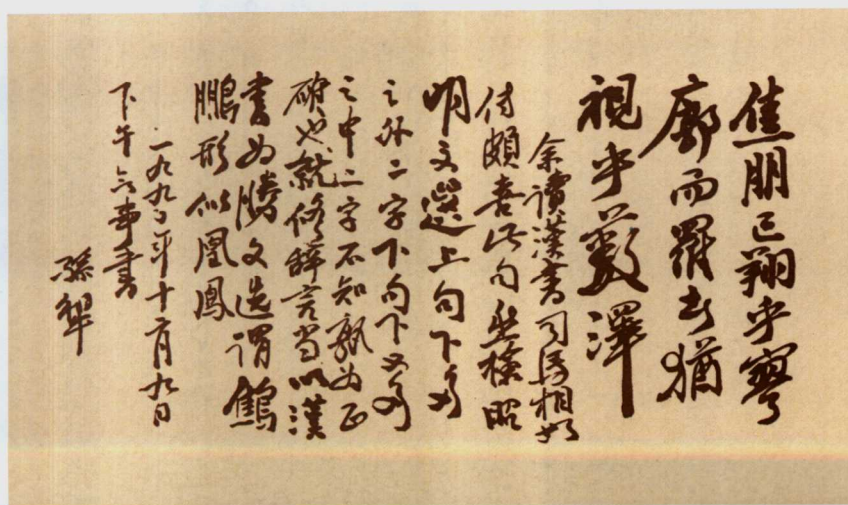
我於八十年代之初，^也這幾年裏，某
 次在沈雲、尊師的談話面前時，我已^進經
 七十歲了，我對我的詩而有所^進言時
 為我為別人的詩序時，我的感情之才
 一山，^也話又很慷慨的有^進流。我以為自己^也有
 序，却^有因以建個，^有惆悵。符望可願，不和
 以云。這^也什麼原因呢？這^也個^也近幾年
 來，對於我的創作，我的健康，^也談話太多
 了，這些文字，就都^也留在^也那裡，^也外已^也理^也有
 什麼^也部^也歸^也家^也了。另外，^也行^也事^也文字^也之^也作^也，^也
 已^也經^也的^也十^也幾^也年^也，^也乃^也是^也他^也終^也老^也的^也，^也舉^也例^也如^也果^也
 滯^也之^也期^也，^也回^也頭^也一^也看^也，^也成^也績^也是^也之^也如^也此^也單^也薄^也之^也
 弱，^也是^也已^也不^也補^也救^也之^也力^也，^也內^也心^也的^也苦^也澀^也滋^也味^也，^也

手迹（《文集自序》）





一九八一年孙犁摄于天津家中



孙犁墨迹



一九八一年孙犁在天津郊区



一九四一年晋察冀边区文学工作者合影，前排右起第三人为孙犁



孙犁和他来自冀中的战友们。左起孙犁、梁斌、路一、杨循



孙犁和孙犁文学研究会的部分朋友

再版序言

这本小书已经重印三次了。二十年前，作者提笔写此小作，心中实无他想，不过是抛出一个砖头，希望能引出一块或几块玉石来。实践证明，这一基础性工作还真没白做。此书出版之后，果然陆续看到了一些同类作品的出版。这，不能不说是孙犁文学研究的事业上，有了一点向前的推进。每念及此，心中多少还有几分安慰。

不过，就孙犁文学的研究而言，我以为至今还只能算作初级阶段。尽管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许多专家学者有志于此，确也有人发出一些颇具见地的中肯之论。然而，质实言之，其后有些文章，应该是借鉴多于创造，所言乏有新论。这在理论研究上是不能说

孙犁传略

有什么太大突破的。凭心而论,目前对于孙犁文学的理论探讨较之孙犁文学的创作实践,还有不小的差距,两者是不相称的。这不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么?因此,摆在我们理论界面前的迫切任务,不是应景式地搞那些研讨会之类的活动,而是本着知人论事的原则,潜心研究孙犁生活与创作的时代经历,深入探求孙犁文学的师承与发展,从而找出确实可资借鉴与参考的规律来。那样,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才算对得起一代大师的创作实践。同时,也才算给当今的文学青年指出一条创作的成功之路。

拙作本来名曰《孙犁传略》。出书时经友人建议改名为“孙犁”。出版之后,销路尚可,出版社重版时大概是考虑到与其他同类出版物配套并体现体例一致的缘故,于第二、第三次印刷时更名为《孙犁传》,这当然也是一种美意。然而,于今再版,我思前想后,还是恢复《孙犁传略》的原名为好。这也没有特别复杂的理由,一是原来在刊物上发表时即是以此为题,成书之后保持原名较为严肃;二是既然全书对孙犁

的生活与创作均只采取了“述其大略”的写法，名曰《孙犁传略》较之《孙犁传》似乎更为贴切，并且可与后来出版的别人写的《孙犁传》明显区别开来。

当我检阅这部旧作，准备再版的时候。有的友人也曾建议做些大的修改。一则可以补充一些作家晚年生活与创作的情状，二则原来写时，传主健在且要求甚严，有些章节写得过于拘谨，现在可以放开笔墨重新写过。这，当然也是一种善意的建言，但我考虑再三，还是保留了此书的原貌，除去增补一两篇后来所写的文章作为附录之外，未做一字之修改。那道理也很简单。此书出版之前，原稿曾送孙犁同志审阅。孙犁同志健在时这书是什么样子，他逝世之后，这书应当仍然是什么样子。至于书中漏记的史实或出书之后的其他感受，可以另有所写，但于此书，是不能改变原貌的。

是为序。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序

开始写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已经是两三年前的
事了。拖来拖去，至于今日，才算脱稿，足见我不是
一个善于为文的人。不善为而勉意为之，岂不是自寻
烦恼？然而却不。不但不，反而有许多乐趣。那心情，
大概就像一个身单力薄的人攀登泰山一样吧！

古来作传之想，有时是出于敬重，却未必全出于
颂扬。我看中外的传记，大都不过借写一人之经历，
展现一时代之风貌，使读者从中体味出一点立身处
世的道理来。至于作家传记，则多是写出他的生活、
学习与艺术上的追求，使人加深对这位作家和他的
作品的了解，并从而看出一点创作得失的由来和艺术
发展的规律。

传记文学兼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性质。在它，文采当然是重要的，但真实却更为重要。为了显示作者的才气，百般渲染，任意发挥，以想象代替史实的做法，无疑是不足取的。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不在于词采华艳，也不在于情节的新奇，而在于作者以真挚的感情贯注全篇，写出笔下时代的特征和生活于那时代的某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思想、感情或事业的发展。倘能充分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写出人物的气质，那就更好。

这，是我对传记文学的理解。我是这样想的，也准备这样去做。不过，想做的事情却不一定就能做到。凡事，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往往是很难的。写一部成功的传记，不但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需要高深的文学修养，于所写人物，更应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这三点，对我说来，都是极为缺乏的，写起来常有笔拙气滞之感。其不成功，乃属必然。

我与孙犁同志的交往应不算少，但相识却已很晚。因而对其生活经历的了解，亦只大概而已。我也